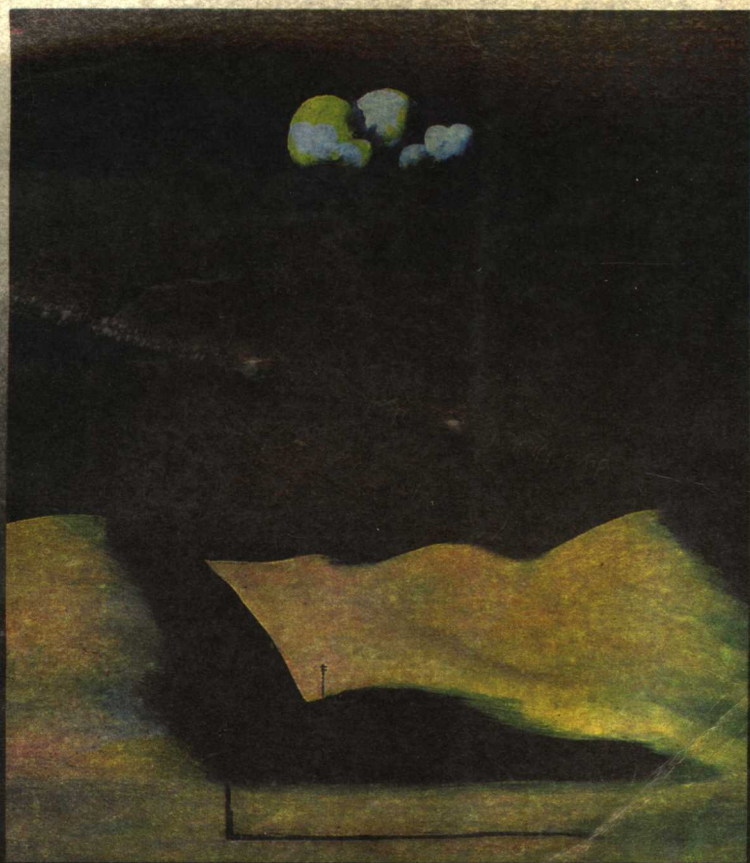


袁则难

不见不散





海外文丛

不见不散

袁则难

花城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目 次

还债的传奇（代序）	1
-----------------	---

雾	1
---------	---

不见不散	15
------------	----

长夜之旅	39
------------	----

郑重的晚上	59
-------------	----

不设防的中国城市	75
----------------	----

缙门僧	106
-----------	-----

瓷婴	133
----------	-----

袁则难小传	163
-------------	-----

袁则难的著作	165
--------------	-----

雾

少年不识愁滋味
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
为赋新词强说愁。

——辛弃疾：丑奴儿令

走进那间屋子之际，已是薄暮时分，随着暮色涌进屋子里的，是一阵阵使一切都蒙起来的雾气。那位叫法兰的年轻经纪有礼地把我们迎进客厅，橡木砌成的墙在四壁沉沉立着，厚软的帷幔在窗两旁拉开，墨绿的树叶占领了窗的一小角，在晚风里款款摆动。

那里早已有一对年老的夫妇坐着，也是来看屋的吧。
“是三房一厅，”年轻的经纪微笑着说，“另外还有可供两

辆车使用的车房，主客房各有浴室，炉灶是用煤气的，比用电的省钱，还有一个美丽的后花园，请随便到处看，不用客气，你是——徐先生？我的发音对吗？”

“你说得对极了，”我举手抹了抹嘴唇，掩盖了浮起那个笑容，对于肯学习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我向来加以鼓励。

走进了睡房，眼睛不由自主亮了起来，怀着岁月的桃花心木衣柜，维多利亚时期的大钟，古老得最近又重新流行那种长身衣镜，迎风摇曳但却一声不响的落地白纱窗帘，一切都那么典雅而且动人。当你看见房右及天花板顶嵌满的镜子时，你忽然微笑起来，翘起的眉毛撑起一个黄昏的雾色，笑容一下子散进那许多数不清的镜子里。

“这里的主人好懂得享受呀。”

你赞叹道。

“你要不要也享受一下？”

我眼睛故意瞟了瞟那高阔的铜床，轻浮地说。

你横我一眼，目光分别带着叱斥与羞喜的味道，然后装作游目四顾，拨开窗帘的时候，你失声欢叫起来，我走进一看，也不禁为之动容。

好漂亮的一个后花园。

园内适量的花和树雅致的展开在雾里，西北两方各有天然的山势屏障，与屋子合抱围成一个小小的盆地。园中右角赫然立着一座八角乘凉石亭，就是不喜欢旁边那个装腔作势的日本假山，矮兮兮地蹲在那里，显得俗气。

“我们下去看看。”

你忍不住说。

悄悄地推开后门走进那个神秘的园子里，雾气马上咄咄逼人地扑上面来。那个经纪一定以为我们的神经有问题了，你笑着说，眼睛一径儿欣赏着那些躲在窗下，刚才在上面看不见的菊状蓝花。你俯身去审视它们时，你头上束的蓝蝴蝶结也在你发际间盛开着，身边缕缕白雾，把你烘托得有若凌波仙子，但你的声音却是有血有肉的。

“看那堆花菱草！”

你兴奋地指着，旁边还有天竺葵，金盏等。

“这边的细水长流才别致呢。”

感染了你的快乐，我引领你走向假山旁那条小人工瀑布。

我们不知在那里停留了多久，当我们正指手画脚地谈论着那些差一点就攀到窗口的藤状常绿植物时，法兰的头刚好在窗框里出现，警惕的眼睛在逐渐黯淡的夜色里闪烁着，见到我们只是站在园子里时，充满戒意的俊脸又极其自然地舒成一个讨人喜欢的笑容。

真是个好经纪。

“徐先生，下面雾气重，可别耽搁太久。”

他关心地叫着。

“我们这就上来了。”

我漫声应道。

楼梯内已完全没有光亮，开门时雾气也乘隙闯入，仿佛要冲淡那股黑暗似的，可惜却被楼梯一口吞噬，淡化下来，

支持到中途便更薄，更淡，再往上行，便只剩下黑暗中的你和我了。我们摸索着前进，像两头盲目的野鹿，角上挂满了空洞梯间回响的足音，我们还不致迷失方向，但其漫无目的之处，就与我们来看这所房子的兴之所至并无两样。

楼上的灯却光亮得如同白昼似的。

法兰早已把灯亮了起来，走进睡房之际你一下子呆住了，惊愕于那许多镜子里的灯影，以及我瞳孔中那抹蝙蝠底眩惑。

你刚才的笑意到哪里去了？

然而，这所豪华住宅的灯饰是非同凡响的，在极短的时间内你我的雾霭都被驱散得一干二净。灯光下的线条不会是虚点，窗是窗，床归床，明明白白，绝不含糊。

而法兰的笑容和说话永远是属于灯光下的。

“怎么样？还满意吧？”

他那仿佛是有礼但却欺人的语调一定曾使许多人局促不安，开出来的房子价钱也一样是欺人的。

“十一万元。”

他露出那排整齐洁白的牙齿时仿佛使你联想到什么野兽似的不由自主向后退了一步。我看到他沉静灰绿的眸子里有股可憎的热切，冰冷中有一种令人厌恶的燃烧，使我产生要问他是否犹太人后裔的冲动。

“十一万元，哦，倒还算公道。”

说这话时我十分平静，眼睛玲珑透彻得没有一丝渣滓；“我们心目中本来是要找一个花园里有游泳池的。这房子还

有一些其他问题，但现在这样也相当满意，这样吧，你把名片给我，让我先看一下其它的，回去跟父母商量一下，改天再给你答复好了。”

“这个当然，我真佩服你们中国人，那么尊重父母。”

说着法兰嘴角频频向上牵动。

我器宇轩昂的把名片接过，没再说话。对付这种人，说话要不即不离，里面包含许多学问，不清楚的时候，还是不说的好。

走到街上，我们不禁放声大笑起来，其实是不用商量的了，十一万美元可不是台币或港元，无怪住这种屋子的大多是老年人了。但无可否认，我们两人都喜欢那所房子，那些在雾夜里反映出神秘影像的长镜，那些浸淫在雾里反抗得那么无声无色的石亭和花树，还有屋内家具那些说不出的奇异的组合，一切都那么奇特陌生而在想像中又似曾相识，仿佛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在向我们招手……

直至我们走到离那里很远的中国城时，你还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怎样装修那个后花园才最理想，要把那个日本假山铲掉，放张上面刻有棋盘的云石台上去，还有石椅子……在向东的缺口种一列竹树，一定要是竹树，长成一座防风的篱笆屏风似的挡在那里，与另一边的蓝花丛形成参差有序的格局……你说着，早已把那十一万抛诸脑后，仿佛一切都在我们掌握之中。

而我们掌中只有一个多雾的夜。

以及在中国城橱窗里群仙脸上那抹贫血的铁青色，福禄

寿、八仙过海、一苇渡江，穿得整整齐齐的雕像面上的笑容凝固在冷雾里，围在橱窗里的大袍袖说什么也摆不成风了，你的脸庞在橱窗上一划过时，雕像上的铁青逐渐侵进你绯红的颊上，街未走尽以前面色已是可怕地苍白。

你甚至连步伐也慌乱起来。

一个踉跄，险些摔倒，惊起了一大群在电线上栖歇的鸟儿，扑扑地在黑夜里乱飞，失落的声音仿佛都拍进你心窝里，在你眼中我也看见灰翅膀急拍疾飞，乱了一阵，才重新栖定在电线上。

不知刚才你左眉尖那双灰翅膀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是降落到你的右眼，还是在你心上？抑或还是又凑巧重新静止在你左眉尖上同一位置。我们绝对不能否定这些“巧合”的可能性，像那些鸟儿，橱窗里的中国群仙像，像我们一直在找的那个中国石亭，那些小蓝花和你头上的蝴蝶结。

像我的遇见你。

在我们不该碰面的那天，我被李强拉了去看我最不欣赏的美国足球，而你刚好就坐在我旁边，像其他美国人般摇动着拳大喊着，而那天刚好下雨，被风牵动，潇潇地向我们鞭笞着，你毫不犹豫的把一半雨衣向我盖了过来，我怔怔从里面看透了那个闷人的下午，于是也被感染了似的大声叫喊起来。雨愈下愈大，人群丝毫没有退减，耳边响着阵阵把一切都埋葬了的喧叫声，校队险胜时你高兴得乱跳起来，那时我知你一定不是从中国来的了。然而稍后在餐厅时你又出人意外地温柔，国语说得出人意外地好，你大方而又矜持，就像

你那透明雨衣般开朗，但同时又保留着适当的距离与位置。

那天我们不该碰面。

而现在我们是在中国城里，看屋之后，夜尽之前，在许多不属于美国气候的中国雕像之间。此刻我们快乐地谈笑着，似乎生命没有丝毫阻滞。

我们年轻，可以纵情地支付我们的生命而依然精力充沛，也许在天明前，我们或可体会到生命里某些重量——尤其是我们平常不愿意碰的那部分。但现在我们委实很难告诉你生命究竟是什么。是一串串摇曳着但却永远看不见的铃声？一头划过某度时间与空间的玄鸟？抑或只是一颗辛辣的洋葱？你小心翼翼地一层一层的剥着，时时刻刻冀望里面有一点坚实的什么，结果却发现原来里面是空心的，而泪已流满一脸。

雾掩过来了。

浓而且厚，滚滚然几乎形成有机体的向我们身上撞来。你摊开掌，让一簇雾停在上面，然后缓缓地合起来，掌心的雾开始时还迟疑着，但随即分成一丝丝，一缕缕的自你指缝间溜走，你急起来，手掌愈合愈快，雾也愈溜愈速，你手掌抓成拳状时，所有的雾便都自你手心滑走了。

我叹了口气。

我们是否走在幻境里？

那个中国石亭，小蓝花，生命，雾以及其他，都像一连串大小不同的幻象，随着时间先后一个一个的破灭，你甚至听不到它们破灭时的声音。而现在我们知道的是，青春的生

命还不至于是一个空心的洋葱，此刻我们至少拥有一个年轻的雾夜，以及一些刚下肚仍未被排泄的新鲜经验。也许生命的趣味就在于它对所有追求都不作任何保障的这一点天机上面。

远处的缆车正碾着夜雾而至，我们却继续向前走，不屑赶搭三藩市传统的列车，我们自有中国的缆把我们吊着，一旦移动起来，说不定会晃得更厉害。而路人都那样疲惫，黄扑扑的面上，盖上了一层厚厚的异地风尘……雾仍不顾一切地四处乱窜，在到你家路上，我开始告诉你“九纳渡江，倒影水面十八罗汉”那个中国神话里双面人的故事。

你眼中又有鸟的影子飞起。

雾在喘着气，大口大口的喷在黑夜里。

我的动作是野蛮而带摧毁性的，你却一声不发。那些半透明的白气从开启的窗子掩了进来，温柔地舐着我们紧贴的身体，像有只柔软的手在我们身上抚摸似的，当那些雾凝结在汗毛的尖端时，一阵黏湿的感觉在我们身上蔓延着。

我们实在是有点纠缠不清了。

窗外城市瘫痪地躺在那里，疲惫而不曾睡去，一种沉重的感觉随着寂静黏附在我们身上，远处的金门桥横跨着半个视线中的三藩市，你告诉我它像一头阴沉地蹲在黑夜里待猎的豹，所有背上的金钱都在亮着，而我觉得它更像一条中了陷阱、爪子分别被钉在两岸的倦龙，搁在浅水里。

之后，我对你说我还是回老家去。

你错愕了一会，然后点点头，闭上眼，没有说话。

你就是那么不同于别的女孩子，她们这时会那么无知似的，眨着那些纯洁浑圆的大眼睛，顷刻间说出一千个不以为然的理由。而你就只点点头，没有说话。你知此刻言语是没有用的，此刻最有效的挽留是那股极其不愿但却解事的沉默，实在使我有点不知怎样应付才好。

夜逐渐在冷却，雾的浓郁似乎淡化了下来，变成薄薄的一片片四处游走，你我的面上都挂着一副夜的容颜，一分一秒地黯淡。

“你对我的离去一点儿也不惋惜吗？”

话一出口便知不对劲，那句话，原来是企图用来冲破僵局的，出口后却沉重得直摔下来，几可闻声，我还一直以为自己是不够轻浮佻达的了。

张口笨拙的想解释一下，一团冷雾涌进我肺腑之中，什么也说不出。

你依旧一声不发。

夜逐渐在冷却，我额上却开始冒出汗来，你的眼睛愈垂愈低，仿佛撑不起我那些轻浮说话的重量，徘徊在窗外的雾正开始迅速地退减，可以比较清地看见窗外的景象。

我把视线移向窗外时，你的声音响起来了，没有怨怼，没有喜悦，就只是有点遥远：“我现在已想通为什么那所房子的睡房一定要嵌满镜子了，没有年轻的人会买得起它，而买得起它的老年人，就惟有倚靠镜子了。”

然后你笑了起来，声音很大，仿佛这样便可以掩盖了所

有不如意的事。

我也大笑着，看着你往上扬起的眉毛里面那缕自卫式的固执，我莫名其妙地歇斯底里的大笑着，我还一直以为自己够轻浮佻达的了，窗外的雾正迅速地退减，我清晰地看见眼前的景象，一阵火灼灼的感觉开始蔓延在我的面上。

我还是要回家去的，可是我不敢再告诉你了。

因为究竟家在何处，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是在大陆、台湾，还是香港？总不成一天到晚实行这种“叫嚷的哲学”，火灼灼的感觉继续蔓延着。

而当你把酒拿出来时，我又马上几乎要把光明独占似的朗笑着，你也不甘示弱，我们知道我们年轻，经得起忧伤的累赘，而在上一代的眼里，我们都应无忧无虑，为了不使她们失望，我们便死命冒充着那个加于我们头上的无忧草完美形象，于是我们只好愉快不堪地活着，我们这班飘流在海外，穿得吃得唇红齿白的金童玉女，便都愉快不堪地活着。

而你这最懂得把愁苦深藏的小动物，就那么老练的活得快快乐乐。你任由我不负责任的畅谈那些不可能的可能性，或是可能的不可能性，任由我把青春乱掷。你也清楚地知道，我是那种当现实向我正视的时候，就会立刻找一个非常巧妙的理由，轻轻往身后一推便以为什么事也没有的危险人物。

当我这么年轻，头脑灵活，即兴的借口特别多时，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还可以对我一径儿浅笑着，不明白什么东西使你那瘦怯的身躯变得如此硬朗，可以仰首急咽向你迫来的

忧郁而仍然可以拼命地吐出快乐，实在使我有点害怕。

我俯视逐渐被注满的酒杯，一阵波动之后，灯下你笑容的倒影依旧甜蜜。

“已经是很晚了。”

我看了看腕表，一切都在摆动，只有日子停顿。

“不，还早呢，让我们再出去走走。”

有时你是十分固执的，幸好都是用在小事情上面。

雾快散尽的时候，夜愈发显得年轻，我们又再走到街上，这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街道那些酣默的睡姿，风已静下来，头顶上空星星的笑容比较稳定，而吊着的招牌也不再随风摇曳了，一切仿佛都已好转，生命刹那间变得如此宁静，掉进一个与另一个大浪头罕有的低点之间。

我们不约而同的拐了个弯，避开到中国城那条路，为了怕再见到橱窗中那些被囚的雕像，宁愿选择往低陷处走去。

冷风迎面刮着，头开始重起来，好像整个世界都压在我们头上。我没有作声，只默默地向前踟蹰着，快乐之后的担子当然会有不少的重量，但觉两肩之上愈来愈重，四周都迷迷糊糊起来。这样也好，醉后的耳朵不会听见摇曳的铃声，眼睛看不见那头划过某度时间与空间的玄鸟，鼻子嗅不到空心洋葱的味道，就算是嗅得到，也该不会太过辛辣了吧！

我走路的姿势一定不大像样，因为你忽然停了下来，眼睛投射出问号。

醉了。

我告诉你我醉了。

你伸手过来，用力扶得我紧紧的，你对我可算是无微不至。这里没有宽软的大床，没有镜子，就幸好有你的搀扶，抱歉的是我买不起那幢房子给你，此时法兰可能正在与那对年老的夫妇交易，互相争持着一个小数目的差异，胜利大多会是属于法兰的，因为他职业化而且年轻，年老的夫妇势将无法坚持，他们只可以在受骗之余仍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怎样改装那后花园，但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计划中一定没有竹树，龙钟的老人通常都不喜欢竹树，他们大多喜欢那些繁密细碎的黄白小花，躲在园角里狠狠琐琐地开满一地。你说得对，他们什么也不需要，就只要那些镜子。

“你在想什么？”

你轻声的问。

我摇摇头，只说是醉了。

这时我们已走到金门桥底那处有名的看海景的地方。雾正迅速地往海上退去，仿佛有一条龙横卧在那里，正昂首一口气把所有的雾都吸进肚里似的。而海风味是愈来愈咸，击在岩石上的浪花却愈来愈白，远处的苍穹，由迷濛而灰而变成浓得化不开的墨黑，像柄斗大的黑伞向我们迎头罩下。

我们都被浪潮的气势慑住了。

凝视着那些隆隆然、自远而近的海浪，飘着白发那样不顾一切的拼命往岩上一击，一种生命的解体，一次追求过程的抵达终站，一阵美丽诱人的海雨。

我还是要回去的。

然而稍后我又开始不负责任地向你保证那些不可能的许

诺的可能性，房子、婚姻、生命等在海风中又变得轻轻盈盈地没有分量，你也热烈地应和着，在空旷的地方我们听见许多回响。

说到兴奋之处你跳跃起来，黑夜中你发白的裙裾在风里触目地航行着，生命的活力尽展在你四散飘扬的鬓发间。

你不知你有多可爱。

我们更肆无忌惮地攀越那些铁链栏杆，爬到下面乱石丛中，用手逗引海浪，一脸的水珠，两个黑夜的弄潮儿，不知危险，不知进退地与浪潮玩着，还嘻笑着……

“蓬”的一声。

一流暗涌，在我们身旁炸开。

“你看你看，我们衣服全湿了！”

你这是明知故犯，我心中想着，却故作惊惶地大叫，语气中也没有丝毫害怕之意，我们都是疯子，但能这样疯他一晚不是很好吗？

“既然已经湿透了，便不用再躲了罢，陪我一下，在这里多呆一会儿也是好的。”

你悄声进言，面上的神情却有点撑不住了。

海浪仍不绝地拍击着岩石，一个接一个毫不松懈，我无言斜倚着岩石，微笑着，面上开始潮湿起来，朦胧中仿佛又有雾自四周升起……

明天，还是等到明天吧，明天当我醉醒的时候，也许会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明天待我收拾好我的情绪，才想一个好法子，再一次告诉你，我那个已经想了许多次，仍是不得不

回去的决定。

(原载《幼狮文艺》第二百五十一期)

附记:

写这篇小说时是一九七四年，其后美国楼业暴涨，现在同一幢房子，价值大概在二十五万美元左右。